

品人忆事

# 第二次握手

◆ 徐宜发

尽管我与晓敏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却都留下深刻印象。受他的影响我也开始关注“小小说”,很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发展。可惜,我不是写小说的料,只能在“纪实文学”写作上去磨炼开辟新思路。

杨晓敏1956年11月出生,于豫北获嘉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74年高中毕业入伍,在西藏军区雪域高原守卫边关。晓敏在军营学习勤奋,很能吃苦,出手的文章更是令人称赞,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被选拔到军区任记者、编辑和专业作家。他在部队干了整整14年,1988年转业回到郑州,与“小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认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创意设立“小小说金麻雀奖”、创办金麻雀网刊,为近300位小小说作家撰写“创作简论”,编纂《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等图书,组织小小说研讨、评奖等活动百余次,他满腔热情地把小小说创作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离开工作岗位的杨晓敏依然坚守初心,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把长期以来关于小小说的创作文稿、评论、作品刊载的报纸、杂志,以及出版发行的文集,选集精心整理,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学馆。晓敏萌生这一想法源于几年前的一次突发妙想,自己倾注大量心血著书立说探索小小说发展之路,为何不建一所文学馆将其传

承后人,使这项文学事业得以接续传承?

文学馆的构想很快变成了蓝图。2022年8月,文学馆动工开建进入实质性阶段,获嘉王官营村杨家老宅悄然发生着变化。一年365天过去了,杨晓敏文学馆赫然屹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文化部原部长王蒙题写的“杨晓敏文学馆”六个鎏金大字,苍劲有力,闪闪发光,农家院落焕发出勃勃生机。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杨晓敏文学馆建成正在试开馆,特邀文友欢聚一起,共同探索文学写作的创新与发展。第二天,我放下手里活计,与文坛老将、新秀从不同方向云集获嘉王官营……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们陆续到达杨晓敏文学院,杨晓敏热情迎接着朋友的到来,这是我与晓敏第二次握手。

晓敏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说起话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们边走边聊,共同分享一年来的奋斗成果。文学院占地约700平方米,主体展馆上下两层,面积约350平方米,内设两个展厅和8个单元展室,这里的点点滴滴都凝结着晓敏的智慧和心血。他说,小小说不同于其他文体,它需要用更加精练的文字来讲好每一个跌宕起伏、九曲回肠的动人故事,表达出作品的感染力。小小说虽小,一般

都在干把字,可在亿万读者心目中产生的影响并不小,有时它的能量远远超出其他作品。正如中国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铁凝所说,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作家们都明白,用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

杨晓敏是当代小小说文体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长期从事小小说编辑、创作、理论研究以及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与小小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离不开小小说,他几乎用自己全部精力创建文学馆,充分说明了他与小小说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从杨晓敏文学馆陈列的大量资料中,可以了解一种新兴文体、一群作家队伍、一种时代读写与一个人的内在关联。在小小说文体倡导、理论探索、办刊实践、文学创作、图书编纂、作家培养、活动组织以及文化产业创意经营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文化理想和业绩成就,让我们领略到当代小小说文体的萌芽、发轫到兴盛繁荣的成长历程,见证了小小说在大众读写中的巨大作用。

诗路放歌

## 猝不及防的秋(组诗)

◆ 苏小七

月之念  
桂树  
借风的速度  
把寒意捎来  
心香  
如家书的暖披在身上

唱出崭新的曲调  
急促的秋风  
也悄悄放慢了脚步  
秋天的画笔  
也不敢在画布上落笔

秋天复出的果子  
秋,总让人心神不宁,  
是怀想是离愁是相思  
还是假设中的虚无  
在记忆的伤口上  
凄风苦雨般  
贴近时时跳动的日子

你知道吗  
有风有雨的日子  
把以往无尽的黑  
丢在一旁  
就会看见光亮

梦想  
秋天成熟的果子  
从梦中复出  
这样  
就有机会  
在果园重新遇见你  
相见的一刹那  
无须语言  
只一眼回眸就够  
只一眼  
就不会害怕疯长的距离

八月  
桂花铺满床  
九曲回肠人造天堂  
却让甜蜜绝望  
岁月的锉刀也磨不平创伤

月圆时  
快乐就着寒意饮下温暖  
如烫人的夏日一样  
你在远方  
笔墨也描摹不出  
沙河的月光

你卷在秋叶下面  
等待春天  
天空深处  
柿子被急促的呼吸  
催得脸红心跳慌里慌张

时光暗示  
月亮越过耳际  
有个声音悄声说  
亲爱的  
那些不得已的别离  
教会我们成长

西河点秋  
初秋时节  
揣上通往秋天的车票  
想跟秋天里的春天  
约个会  
却在西河  
跟他撞了个满怀

河边  
金黄的稻穗弯着腰  
石榴嘴角上扬  
南瓜依然举着黄色的小伞  
牵牛花在雨滴上挺立  
柿子羞红的脸蛋  
听到扑通扑通的心跳  
他们在  
在等待一继镰刀

初秋的雨把人  
钓到山里  
古老的西河湿漉漉的  
少女般  
捧着金色的果实  
站在大别山麓  
秋虫哼着小调儿  
收割一垄垄的欢乐

忙碌的鼓点  
敲碎秋的萧条  
留下片片翠绿和金黄  
蝴蝶和蜜蜂  
在花间徜徉  
一抹浅浅的春色  
遮住即将到来的沧桑  
只为古老的歌谣

猝不及防的秋  
秋猝不及防地来了  
许多记忆的碎片  
瞬间决堤

那些尘封已久的点滴  
虽让时光侵蚀得斑驳  
但透过光  
文字里的碎片  
依然清晰可见

透过光  
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青葱  
当你收拢起  
散落一地的诗句  
依然能看见当年朦胧的  
爱情  
还有  
刻骨铭心的别离

秋是伤感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  
那片金黄的叶子  
总会悄然而至  
藏在晚风中的孤独  
借树上的那一点黄  
行走在秋的边缘  
深情而细腻

我与杨晓敏接触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第一次相见是2016年夏天,时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的杨晓敏,组织了一次“著名作家看获嘉”活动,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作家也应邀参加。我对获嘉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它与铁路有着密切的联系。1897年清政府动工修建京汉铁路,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线穿过了获嘉,并在其管辖的亢村设有一站,1906年投入使用,细算起来这个小小的四等站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了。1902年7月动工修建,1906年建成投入运营的道口至清华镇(今博爱)铁路途经获嘉,又在获嘉县城设有“1936”清晰可见,这是历史的印记。我长期工作在郑州铁路局,亢村车站、获嘉车站都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怎能不熟悉呢?说陌生,是我对这片古老的土地了解不多。我跟着作家来看获嘉,无疑是我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获嘉是一片沃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他们撰写出版的《获嘉记忆》里,用大量的文字和照片,像讲故事一样吸引了来自全省的作家们,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人与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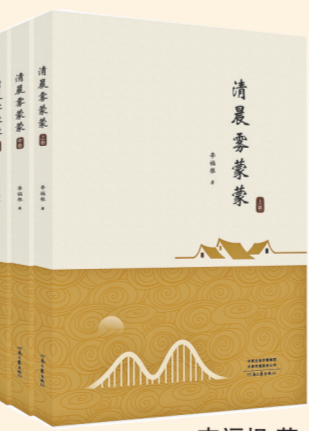
## 雨后赏荷

◆ 水苏

更吸引人了,也许是小时候学的很多课文都是描写这种莲的吧,所以感觉更加亲切。一层的荷叶就在手边,让人忍不住去摸一摸,这时候,看到每个荷叶的中心都有水珠,拉着荷叶晃一晃,水珠滚来滚去,也不掉出来,真是有趣极了。有的只有一个小珠子,晶莹剔透,就像仙女散落的珍珠。有的是一大片的水,就像一块温润的玉,滑动的时候也是扁扁地一起动。还有的水更多,荷叶都有点承受不住了,歪着头支撑着,有点像杂技的人顶着一个生怕掉了的东西,那么用心。

忽然,看到水里有动静,啊,原来是小鱼,名副其实的小鱼,因为真的太小了,大概有两厘米那么长,灰色的,在水里游来游去,我不禁念念有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第一次这么近看荷花,也第一次真的看到荷叶下面的小鱼。“哗啦!”什么声音啊?又接着“哗啦”了两次,我们才看到原来是荷叶上的水落到池塘里了,就像拿着一个碗从高处倒水进来,还挺响的,原来是起风了,太多的水,荷叶都支撑不住了。这时候看到一大片的荷叶都在风中起舞,便

## 连载



李福根著

自从盖了渔家后二楼,“点”是固定了,可没有楚建功的秘传,茶场的云来了也是白来,她没有开房的钥匙,只能跟着楚建功的屁股转。楚建功这人哪,若即若离的。需要你得了得招手即来,不想见你十天半月也没有音信。茶场的云为此事苦惱得吃不下饭,一夜夜失眠,下决心离开这个可恶的家伙。她跑到狮江找到上中专时

想起了朱自清的名句“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轻轻闭上眼睛,陶醉在带着荷香的清风里。睁开眼睛,果然有星星点点的荷花映入眼帘,幸好这时荷花数量不多,要不然,我的眼睛真不够用呢。“每一朵都有每一朵的姿势。”的确,我最喜欢其中的两朵,一个是小小的粉红色花苞躲在一个荷叶底下,像一个脸颊粉红的羞涩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啊。还有一朵刚从水里钻出来的,周围是平静的湖面,没有叶子,一根绿绿的直直的茎,上面顶一个雪白的小花苞,那么白,不像从淤泥中来,呵呵,想起了《爱莲说》里面写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莲自古受到太多文人墨客的喜爱和描写,好词用得差不多了,我也不必在文字上风雅一回,就好好欣赏眼前的美景吧……

湖的正中央,是几个直径一米多的绿色的大圆盘,听说名字叫“莲蓬”,上面能站一个小孩子,据说王莲都是晚上开花,夜色中的惊艳,莫不是观音菩萨偷偷地带着她的莲花宝座降临人间?

聊斋闲品

## 另一种空转

◆ 高玉成

前些时参加一个论坛,主讲人都是些业界名流,其中一位在演讲过程中,时不时夹杂些英语单词或句子,然后再自己翻译一遍,以使大家都能听懂。我承认,我就是听众中需要把英语单词或句子翻译成汉语才能听懂的人之一,但同时我也想,参加论坛的并无外国人,不夹杂英语不好吗?夹杂了英语还要自己再翻译一遍,不麻烦吗?

除此之外,这年在阅读行业书刊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完全陌生的概念和词汇,不知是作者自创的,还是“西学东渐”来的,玄玄乎乎,不知所云,害得我要么慌忙到百度上查询,要么囫圇吞枣,一带而过,不懂就算了,反正百度也未必来得及注解,查也不一定能够查到呀。

诚然,专业的东西要由专业的人去研究,怎样书写和表达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专业的东西不能总停留在专业研究领域,而是要去宣传大众、服务大众、被大众接受,产生社会效益。如果大众听不懂、看不懂,就很难被大众接受,很难成为有用的东西被社会普遍应用了。

举例来说,钱是用来投资和消费的,如果银行的钱没有投入实体经济,也没有形成消费,只在银行体系内转来转去,就叫空转。同理,如果研究成果不被大众接受,不产生社会效益,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流传,或者只在专业书刊上发表,那就是另一种空转。

现在,有些专家与普通群众的距离,似乎是越来越远了。不深入基层,不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里制作模型,分析数据,再依据某个理论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就算是研究成果了。这种成果如果只作为一家之言,在小圈子中空转,倒也无关大局;如果作为政策、指导工作,就非常危险了。

“大道至简”。不要将问题复杂化,也不要弄一些费解的概念和词汇掩盖自己的虚荣。把高深的东西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接受,才是真正的高手。搞一些文字游戏,制造或引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生拉硬扯,生搬硬套,不解决问题,没有实际意义,结果无非是虚张声势,空转一下而已。

临到马大成过圈,面红耳赤的雷二亮说:“酒不攀东,老刘见人三杯酒俺不说啥。从你开始,每人面前六个酒,三拳两胜,谁输了谁喝。”

“啥意思嘛?”马大成挑畔地看着雷二亮说,“三六九往上走,跟你来九个,敢不敢?”

“九个就九个,三拳两胜,来吧。”“八匹马呀!”“六六顺!”“一心敬你!”……无所顾忌的喊声顺着敞开的窗户在大街上传播开来,听着这刺耳的声音,街上的人禁不住抬头看看漏开的窗户,愤愤地说:“马大嘴的号叫声,又逮着谁吃白食了。”

“还有雷二横、刘三吹,看到没,刘三吹就是坐那辆红车来饭店的,他现在干啥呀。”

议论归议论,刘三喜知道要作难了。那顿饭花了690元,过了两天,张老板果真派人要账来了。刘三喜傻着脸,村里的“提留款”春节前就花完了,村干部们半年多没有领过工资,他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屠刚,说:“镇里开会,十几个村支书围着不让走,说洗涂剂厂是摇钱树,非让俺请客,这不,饭店要账了,让厂里报了。”

“恐怕也就一两个人带的头。”在“渔家”敷衍海喝的事,司机当天晚上就

向屠刚打了“报告”。他冷冷地说,“刘支书,人家马支书、雷支书的做派你比谁都清楚,咱干吗跟他们走那么近,花那么多钱请他们吃饭,没必要嘛。”

“他们啥做派,吃顿饭也得挨通教训,报不报吧!”刘三喜的话也硬茬茬的。

屠刚不吃这一套,“厂是我承包的,承包协议明文规定除年终分红外,股东不得以任何理由支配承包方财务。还有厂里的那辆车,是为生产经营服务的,以后没有特殊情况,村干部不能私自用车,如果你不坚持开车去镇里,我看他们也不会让你请客,何必自找麻烦呢。”

话说到这个茬口,刘三喜自知理亏,退一步说:“不能让要账的人空手回去。俺给厂里打个借条,年底从分红款里减,这总该可行吧。”

也只能这样了。屠刚清楚,和这种农村头面人物打交道,必须掌握好“度”,既不能把口子开大,也不能完全堵死,要恰到好处地拿捏分寸。

副主任何宏上门要贷款了。建厂房的20多万元资金全部是农信社贷的款,当初对方担心村里的偿还能力本不愿借贷,楚建功几次出面,硬让县农信社放了款。何宏到厂里转了一圈,看过每月的财务报表,要求村里归还10个月的贷款利息。那可是两万多元钱呐,为几万元钱和屠刚差点撕破脸皮,这么一笔钱让厂里拿,刘三喜知道啥结果,他只有去找楚建功做工作。听了刘三喜的叙述,楚建功的扫帚眉皱到一起,硬邦邦地甩出一句话:“还不上利息他敢来扒厂房呀,你去告诉他,年底分多少钱还多少款。去,去,去。”

这些天,楚建功心里烦透了。地委冯书记也真是的,好不容易到镇里来一趟,偏偏赶在他和茶场的云约会时突然袭击。那天早晨吃早饭时,他当着罗广建和几个镇干部的面,谎称县上来车接他到城里办事,悄悄溜到了“渔家”的后二楼。

云是灵泉河茶场的副场长,中专毕业后刚分到镇办茶场,楚建功便打上了她的注意。每次接到楚建功的秘传,茶场的云心跳得突突的,鬼使神差地摸到“游击点”。长此以往,不得心脏病那才怪呢。